

自民党派阀初探

王振锁

“派”是人类群体的基本特征之一，而并非政党所特有的现象。但是，政党中的派阀，往往有其特定的含义。日本自民党的历史，是一部派阀盛衰与聚散离合的历史，是一部无休止的派阀抗争史。可以说，自民党因派阀而生，而兴，而衰。派阀与自民党是共生共存的关系。研究自民党，不能不涉及自民党的派阀问题。但是，自民党的派阀并非正规的组织机构，而是一种私下组织的集团。所以日本从来没有准确记载派阀情况和人员构成的公开资料，连专门研究自民党的日本学者，都很难正确把握自民党派阀的内幕。本文仅就现有的手头资料初步作一简要论述。

一 自民党派阀的形成、演变及其原因

所谓派阀，是指在一个集团内部所形成的小集团。产生派阀的动机和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一般地说，日本的派阀多源于特定的利益关系、思想、出身学校、学阀和地区、血缘关系、之间的好恶感情等。

战后日本的多数政党，追根溯源，大都发端于战前。自民党的

前身是战前的民政党和政友会两大政党体系，自民党的派阀亦起源于这些政党。不过，那时的派阀，凝聚力不强，而且聚散离合瞬息万变，与自民党的派阀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从吉田政权末期到自民党成立之间，逐渐形成三大派阀系列，即自由党系列（吉田茂系、绪方竹虎·大野伴睦系）、民主党的鸠山一郎系列和民主党中的旧改进党系列。这些派系对后来自民党派阀的形成都有着直接的关系。

自民党成立伊始，派阀抗争便拉开了帷幕。刚刚成立后的自民党，民主党一边和自由党一边围绕总裁交椅争执不下，只好临时推举鸠山一郎、绪方竹虎、三木武吉、大野伴睦四人为总裁代行委员以为权宜之计。^①政务（内阁）和党务由原民主党总裁鸠山一郎和原自由党总裁绪方竹虎分担。只因不久绪方病故，鸠山才把总裁一职揽到手，总裁之争暂告了结。

自民党成立之初 党内据说有 11 个派别：自由党系统的吉田茂派、绪方竹虎派和大野伴睦派；民主党系统的鸠山一郎派、三木武吉派和岸信介派；民主党中原改进党系统的三木武夫派、松村谦三派、大麻唯男派、芦田均派和北村德太郎派。这其中有的派别很小，有的人分属于两个以上的派别，也有的人不属于任何派别。^②

但是，1956 年的总裁选举，对刚刚成立不久的自民党带来了划时代的影响，通过这次选举，上述派别重新进行了泾渭分明的分化组合。在自由党系统内，吉田派分为池田（勇人）派和佐藤（荣作）派 绪方派演变为石井（光次郎）派 大野派保留 民主党系统中，由于鸠山引退和三木武吉去世，鸠山派的一部分加入石桥（湛山）派 其余部分形成河野（一郎）派 岸信介派扩大 旧改进党系统中 三木武夫派和松村谦三派合并 形成三木、松村派。这样一来，就形成了岸、佐藤、池田、大野、石井、河野、三木、松村以及石桥等八大派阀。^③

通过这次总裁选举，这些派阀打破原来自由党和民主党的旧框框，重新确立了自民党的派阀体系。换言之，从此以后，派阀超越了以往的党派界限，成为自民党的重要基本单位。

鸠山内阁下台后，自民党八大派阀围绕总裁宝座展开激烈竞争。经过两轮投票，石桥湛山以 7 票之微弱优势战胜岸信介，当选为自民党第二任总裁，并成立石桥内阁。几乎没有群众基础的石桥派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当时自民党的派阀正处在形成之中，还没有固定下来。但是，通过这次总裁选举，企图登上政权宝座的自民党领导者们更加明白了培养派阀的必要性。

石桥内阁成立不久便因病辞职，岸信介继任总裁并组阁。岸内阁时代围绕《警察官职务执行法》（简称“警职法”）的修改问题，自民党和在野各党之间发生严重对立。岸信介为了打开局面，要求大野伴睦合作，并许诺日后将政权让予大野。但事后岸信介自食其言将政权交给池田勇人引起党内“官僚派”和“党人派”之间的斗争激化。

60 年代初的反安保斗争不但导致岸内阁下台而且暴露、激化了自民党内部主流派与非主流派之间的矛盾。岸信介下台以后，自民党围绕后继总裁问题又展开激烈的角逐，使自民党一度处于分裂状态。但另一方面也说明，自民党实际上是一个派阀联合体。如果说自民党内的派阀斗争是从鸠山引退后，石桥湛山、岸信介、石井光次郎之间争当总裁开始那么到这次的总裁选举自民党的派阀政治可以说是完全定型了。

吉田茂下台后，池田勇人与佐藤荣作把吉田势力一分为二，分头率领，形成池田派和佐藤派。作为自民党内“吉田学校”的头面人物池田拥有很大的势力和影响是自民党内“官僚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池田内阁时期，自民党内部的派阀之争并没有平息下来。这期间，岸信介派逐渐分化为藤山派、川岛派和福田派。另一方面，

自民党内出现以福田赳夫为首的要求解散派阀和政党现代化的呼声。1961年1月，池田首相成立党组织调查会，表示出积极对待自民党派阀问题的姿态。1962年10月，任命三木武夫为第三任组织调查会会长。经过一年的调查、研究，于1963年10月提出了一份关于“党现代化”的报告。报告提出以下几点：1. 无条件解散所有派阀；2. 废除按派阀平衡安排人事的做法，做到人适其位，位适其人；3. 政治资金统一交党总部，限制个人后援会接受政治资金的额度；4. 改革选举制度，实现以政党为主的选举；5. 担任过总裁和议长的人组成顾问会，由该顾问会推荐党的总裁，总裁任期为3年；6. 扩充政务调查会；7. 个人后援会的骨干成员加入党组织，以加强党的地方组织；8. 进一步发展“国民协会”以充实党的财政。^④

自民党虽然接受了这一报告，一度宣布解散派阀，但1963年11月大选刚刚结束，各派又立即恢复活动。总之，调查会的报告完全是一纸空文。此后，在历次总裁选举和大选中，自民党的派阀都起了关键作用。在自民党的历史上，多次高喊“解除派阀”，但最终总是不了了之，因为派阀是与自民党共生共存的东西。即使口头上说解散派阀，声称在人事安排上要“人适其位，位适其人”，但实际上谁“适”谁“不适”是很难界定的。

1964年7月，自民党举行第三次总裁选举。选举之前，围绕总裁职位，政局再次出现动荡。佐藤荣作跃跃欲试，出马竞选，派阀之争再度激化。佐藤正式提出要池田让贤，池田则以“政权不得私下授受”为由予以拒绝。在1964年7月10日的自民党大会上，池田、佐藤和藤山三派角逐总裁。选举结果，池田以微弱多数第三次当选。但是不久便因病辞职。

池田辞职后，在继任总裁的问题上，自民党决定采取先协商，再由总裁指名的方式。在吉田茂、岸信介和财界的大力推荐下，池田决定佐藤为自己的接班人。于是，长达近8年的佐藤政权诞生。

佐藤政权稍短于战前的桂太郎内阁，但如果从不间断连续在任的角度看，则创日本历史的最长记录。佐藤长期执政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从党内派阀的角度讲，与佐藤同辈的主要派阀领袖大野、河野、池田相继去世，消除了政治上的竞争对手，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另外，佐藤善于处理人事关系，在用人方面坚持“论资排辈”的原则。佐藤内阁期间，当选议员在四次以下的基本上不能当阁僚，因为佐藤认为，在人事上搞破格提拔会留下积怨。而按照“论资排辈”这一客观标准用人最便于维持派阀内部的团结。即使特别重用诸如中曾根康弘和宫泽喜一等人，也是以不损害“论资排辈”原则为前提的。

佐藤时期，自民党的不少派阀完成了新老交替。由于池田勇人、河野一郎、大野伴睦等派阀领袖相继去世，派阀斗争暂时沉寂下去。由池田派演化而来的前尾（繁三郎）派被大平（正芳）派取而代之。大野派分裂为船田（中）派和村上（勇）派。河野派分化为中曾根派和森（清）派。不久，因森去世，森派又演变为园田（直）派（70年代以后，园田派又并入福田派）^⑤。这样，佐藤时代自民党的派阀主要有：佐藤、前尾（大平）、石井、船田、村上、福田、川岛、藤山、森（园田）、中曾根、三木和松村等十余个派阀，其中佐藤、前尾、船田、中曾根、三木等派阀实力较大。

及至佐藤政权后期，总裁之争再度激化，自民党迎来了“怨念时代”。福田赳夫和田中角荣长期充任佐藤内阁的左膀右臂，都是下届总裁的有力竞争者，而佐藤本人和社会舆论更看好福田，福田本人也跃跃欲试，但结果败给田中，福田为此耿耿于怀。田中上台后大刀阔斧推行“日本列岛改造计划”，怎奈时运不济，连连受挫。加之“金权政治”败露，威信锐减，最后不得被迫辞职。三木政权取而代之。随后发生“洛克希德事件”，三木首相趁机穷追猛打，本想把洛克希德事件搞个水落石出，却因此捅了马蜂窝，招致田中派的反扑，引起一场“倒三木”运动。三木下台后，等待已久的福田赳

夫继任总裁 两年之后 福田又败给大平正芳 饮恨交出政权。

在党内矛盾日益尖锐、积怨越来越深 的情况下，大平内阁成立。但是，在 1979 年 10 月的大选中，自民党大败。党内反主流派借此追究大平的责任，以福田赳夫为首的反大平势力迫使大平辞职 并准备东山再起 而大平坚持不辞职 双方展开了一场“四十天抗争”^⑥；派阀之争达到顶点，使自民党出现“要分裂又没有分裂，未分裂又可能分裂”的危险局面。后来，在反主流派缺席的情况下，众议院又通过了社会党和公明党提出的内阁不信任案。就在这政局动荡、自民党濒于分裂之际，大平正芳积劳成疾，因心肌梗塞逝世。

大平死后，自民党在众参两院的同时选举中出人意料地取得了胜利，获得了稳定的过半数议席。有人认为，这是大平正芳用生命换来的胜利果实。疲于抗争的自民党推举铃木善幸出任总裁，派阀之争暂告平息。

也许是应了“物极必反”的道理 佐藤长期政权之后 自民党单独执政局面虽然又延续了二十余年，但内阁的频繁更换已是家常便饭，除中曾根内阁较长外，任期一般都在二三年之内。从田中内阁到铃木 善幸 内阁的 10 年间，更换五届内阁，正好平均每两年一届，这标志着自民党政权已经从黄金时代开始走向动摇、衰退的时代。

佐藤下台之后 自民党的大派阀领袖田中角荣（原佐藤派）福田赳夫、大平正芳和三木武夫所展开的总裁之争，日本人通常称之为“三角大福战争”。^⑦通过这一时期的派阀之争，自民党的派阀更趋成熟化、定型化 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石井、船田、村上（后改为水田三喜男派）、川岛（后为椎名悦三郎派）、藤山等小派都先后消亡或并入其他大派。直至 80 年代中期的中曾根内阁时期，自民党的主要派阀尚有田中派、大平（后为铃木善幸）派、福田派、中曾根派和三木（后为河本敏夫）派。从 70 年代后期至 80 年代后期的近

10年间，田中派作为特大派阀而左右着自民党政权，其后的若干年内基本上是四五个大派阀势均力敌相互掣肘，一直延续到90年代初。到自民党分裂以前，自民党内存在六大派阀：由大平派沿袭下来的宫泽喜一派、由田中派到竹下登派再到小渊惠三·羽田孜派（不久又分化为小渊派和羽田孜·小泽一郎派）福田派分化为三冢博派和加藤六月派、渡边美智雄派原中曾根派和河本敏夫派（原三木派）这六大派阀追根溯源都是由原来八大派阀沿袭而来，并非新的派别。70年代中期，曾经冒出一个没有根底的中川一郎派，但在其他派阀的包围下难以生存下去，不久便自消自灭，被其他派阀所吸收。

综上所述，在自民党成立至自民党分裂并一度失去政权的连续单独执政的38年时间里其派阀的发展、演变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中小派阀时代（1955年～1978年）；一大派阀（即田中派）独领风骚的时代（1978年～1987年）；大派阀并存的时代（1987年～1993年）^⑧

关于派阀形成的原因，大体上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侧重于宏观的分析，认为政党的派阀是一般社会集团的缩影；一种侧重于对日本战后政治的具体分析，认为是日本战后政治体制的特定产物。根据前者的看法，政党的派阀只是财阀、学阀和军阀等集团的“小型化”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后者的看法则立足于对具体分析例如众议院的中选举区制^⑨和自民党的总裁公选制等制度上的原因以及自民党基层组织薄弱等组织上的原因。不过，一般认为自民党派阀形成的原因是自民党“包罗性政党”的性质和制度上的原因相互交织的结果。

自民党作为代表垄断资本利益的资产阶级政党，与其母体——战前的政友会和民政党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但在获取资金的来源和渠道上有所不同。政友会从其成立开始，就接受三井财阀的资助，其政策通常反映三井家族的利益和要求。民政党由三

菱家族资助，其政策通常反映三菱家族的意愿和要求。当时的具体做法是，大财阀将资金直接提供给政党首脑，然后政党首脑将资金分配给所属议员，作为竞选经费。

战后初期，经过民主化改革，旧的财阀被解散，政党活动处于各自为政的‘多党化’时代。党内派阀尚无从谈起。“五五年体制”建立以后，自民党作为由不同利益、不同政策、不同人际关系的集团聚合在一起的‘混合体’，一开始便呈现出派阀林立的局面。

财阀被解散以后，大产业资本、大暴发户成为保守政党的资金来源。这些大资本、大暴发户与政界实力人物都有各自的联络渠道。通过这些渠道，财界资金流入几个政界实力人物手中，这些实力人物也就是派阀头目。一般议员为了获取政治资金和升迁的机会，必须投靠一个派阀头目的门下。于是，在这新的政治资金分配形态下，党内便形成一个相对固定的派阀。派阀领袖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必须不断拓展独自的资金网络，而财界方面也明白，向派阀提供资金比向政党总部提供资金，其“投资效果”更快、更明显。

总之，派阀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为了获取官位和资金则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派阀领袖而言，派阀主要是获取总裁交椅的手段，是保障其在自民党内或政界的发言权和影响力的基础。就派阀成员而言，派阀可以带来诸多好处：提供政治资金、获取党和政府内的职位、在同一选区内与自民党其他议员相抗衡、信息和政策方面的交流等。

二 派阀的形态及其作用

由派阀联合而成的自民党，在实际政治运作中，也是以派阀为基础进行的。虽然派阀属于党内非正式组织，但实际上每个派阀都有一套完整的组织机构和专门班子，有加入和退出的组织手续，

经常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自民党的派阀都是由自民党所属的内阁成员、国会议员和党的核心干部所组成，所以，派阀政治的存在对自民党的政策决定具有深刻的影响。

自民党的派阀规模大小不等，多者上百人，少则几人，十几人。据日本政治学家研究，派阀的最佳规模是 50 人左右，也有人认为 20 人左右为宜。^⑩派阀规模过大，人数太多，容易出现分裂。派阀规模不宜过大的主要原因是：1. 资金方面的原因。维持一个派阀需要有庞大的经费。80 年代中期，一个 50 名议员的派阀，每年的经费需 2 至 5 亿日元。一个派阀领袖的“聚钱”能力一般以 5 亿日元为极限，再多就困难了。对此，日本政治家多有经验之谈。大野伴睦曾说：“派阀的规模在众议院以 40 名为上限。若超过此限，既不易统制，财力上也难以支撑。”长期担任池田勇人秘书的自民党智囊人物伊藤昌哉也认为：“即使取得政权，大权在握，也难以在众议院维持 50 人以上的派阀势力。”川岛正次郎也曾说过：“维持派阀的最佳数字是 20 名左右，若超过 25 人，既费钱又费劲。”^⑪2. 人事方面的原因。派阀领袖的另一个任务是要给本派议员以“轮流坐桩”的机会，为他们争取内阁大臣、政务次官或国会常任委员长等官位。如果派内人头太多，势必出现僧多粥少、分配不均的局面，引起派内不满；3. 选举制度上的原因，这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日本长期实行中选区制，也叫相对多数代表制。全国分为 129 个选区，一般情况下，同一选区中，不同政党或同一政党的不同派阀之间竞争，如果派阀太大，同一选区内出现同一派阀的两个以上的候选人，其中必然有人落选，这显然对本派不利。

但另一方面，如果一个派阀达不到 40 人左右，派阀领袖就很难出马竞选总裁。换句话说，如果派阀领袖老与总裁无缘，该派也很难成长为大派阀。一旦派阀领袖无力竞选总裁，该派也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在好出风头、谋略有加者大有人在的政界，常常因派阀继承之争而引起内讧，派阀领袖隐退或去世之际而发生分裂。

岸派分化为藤山派、福田派和川岛派，河野派分裂为中曾根派和森派，大野派分为船田派和村上派，田中派分裂为竹下派和二阶堂派便是很好的例证。

不过，五六十人的大派阀也不是不能存在，关键是看派阀领袖的聚钱本领大小和统率能力高低；田中军团‘最盛时超过百人’就是因为田中有超人的聚钱本领和统率能力，当然，随着田中的病倒，田中派也难逃‘树倒猢猻散’的下场。

派阀不可过大，但也不能过小。根据规定，竞选自民党总裁必须有 20 名以上的议员推荐。所以，如果一个派系不足 20 人，派阀领袖就很难出马竞选总裁，不能竞选总裁，就意味着他的派阀永远处于寄人篱下的非主流派境地。派内议员便与‘大臣’无缘，久而久之，这类派阀也就自消自灭了。所以，自民党的派阀人数以 20 人至 50 人为最佳。不过，在以争权夺利为‘本分’的政界，同一派内勾心斗角、明争暗踩的现象也很普遍。所以，人数多少并不是制约派阀兴衰的决定因素。有时候，大派阀在权力分配时闹得不可开交、各不相让的时候，势单力薄的小派阀反而会被抬出来组阁，坐收渔人之利，70 年代的三木政权和 80 年代的海部内阁均属此列。

派阀的作用，大体上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就政治家个人而言，加入派阀是一种“资格认可”的标志，而从派阀和党的角度讲，又是发掘新生力量的手段。

如前所述，由于采取中选区制，作为执政的第一大党，自民党往往要在同一选区推举若干名候选人，以便争得多个名额，保住议会中的过半数席位，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这些候选人不仅要同其他党派的候选人争高低，而且要与本党的候选人争天下，从而使选举由政党间竞争转化为候选者个人间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候选者个人的实力成为取胜的关键。这种实力，除个人能力外，主要的还是来自其所属派阀在资金、后援会组织等方面所给予的支持。面对中选区制形成的选举办法，自民党所属各议员要想连任，就必

须投靠强有力的派阀团体。如果没有派阀做靠山，单枪匹马很难得到党的支持。一旦成为实力派阀的核心成员，并有特定派阀的推荐 就等于有了权威组织的“保证”在竞选中也就有了获胜的把握。同时 派阀方面可以借此机会拉拢新人 扩大势力 增加“规模效应”。田中角荣派在这方面做的尤为突出。

第二，以派阀为单位筹集和分配资金。在政党政治下，政党活动需要有足够的政治资金。在日本，自民党政治资金的主要来源是财界捐款 其次是国库补贴和党费。自民党实行“党”、“派阀”、“政治家个人”三重筹资结构，“党”一级筹资的目的是“维持自民党政权”；“派阀”一级筹资的目的是“获取总裁职位”；政治家个人筹资的目的是“在选举中当选”。而“党”和“派阀”的目的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增加本党或本派的议员人数，所以，所筹资金的大部分实际上都用于为政治家的当选或连任所进行的竞选活动。

派阀是筹集和分配政治资金的重要单位，而派阀在资金方面的作用 主要是给所属成员提供一种“信用证”其次才是资金的直接筹措和分配。就是说，政治家以派阀做靠山和保证，才可扩大其资金来源。

对派阀在筹措和分配政治资金方面作用的大小说法不一。有人认为，议员的绝大部分政治资金主要依赖所属派阀，有人认为，从派阀领取的资金大约只占议员所需资金的一二成。^⑫不过 自民党的政治资金流向一向隐秘性极高，究竟内情如何，世人不尽了了，多半是估计和猜测而已。

第三，参与对各行政机构事务的处理。一个派阀内拥有精通各行政机构事务的行家里手，这些精通各部门事务的议员一般被称作“族议员”在制定政策和决策过程中 派阀通过这些族议员施加影响，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族议员亦可依靠派阀的力量，在政策中贯彻自己的意图。对此，田中曾有一个精辟的比喻。他说，派阀好比一个综合医院，它拥有精于各科的专科医生和良好的医疗

设备 对各种疑难病症 难以处理的行政事务)都能进行妥善的治疗。事实上，田中派议员参与处理各行政机构事务的能力高于其他派阀，与各行政官厅关系密切的实力派议员也最多，所以这也是“田中军团”长盛不衰的原因之一。

第四，官职的分配。在日本，从政的第一个目标是当选为国会议员，而国会议员的下一个目标是当内阁大臣。派阀领袖或幸运儿则有可能登上权力的顶峰——党的总裁和内阁总理大臣的宝座。国会议员为了谋取到内阁大臣一级的官位，往往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当不上大臣者，国会、内阁或党的高级职务，诸如国会的常设委员会委员长、党的“三巨头”（干事长、政调会长和总务会长）乃至更低一级的“部会长”都是国会议员猎取的对象。

自民党的人事安排，与派阀密切相关。根据惯例，可分为“派阀势力比例型”、“派阀代表型”和“全员参加型”三种。这三种类型，又根据官职的性质分别做出“各得其所”的安排。派阀势力比例型，是按照派阀所属议员的人员比例分配官职的一种方法。阁僚交椅的分配、党内三巨头以及总务会、政调会审议委员等的分配，都属于这种类型。一般地说，党内主要职位的分配都采取这种方式 因为这种方式最能反映各派之间的力量平衡 是比较“公平”的做法。

但是 只采取这种方法 也会带来“大派以势压人”的后果 有导致党内分裂的危险。所以，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又出现“派阀代表型”。这种形态是不分派阀大小，各派都分配同一数量的官位（通常是每派一位）。每个部门的副职，例如副干事长、政务调查会、总务会、参议院议员总会等的副会长多属这一类型。这些官位由各派分管，各派代表可以同时起到与本派联系、协调的作用，有利于党内意见的统一。尤其是副干事长，作为各派的窗口，负责将本派的意见及时反映到党的人事部门，起到党和派阀之间的中介作用。

所谓“全员参加型”是按国会议员的资历排出次序，将多余的官位分配给这些人。内阁各省厅的政务次官、自民党政务调查会下属的各部会的部长、国会常任委员会委员长等大臣级别以下的官位属于这一类型。但由于官位数量的限制，实际上不可能做到所有国会议员都同时分到一官半职，仍然是将官位按比例分给各派。那些资历浅的议员，只好排队等机会了。

在自民党单独执政的前提下，国会的重要官位一般都被自民党所垄断。自民党国会议员最关心的两件事是如何在选举中当选以及当选后如何获取党政要职。议员猎取官位的途径不外有两条，一条是直接用钱买，财力雄厚的国会议员直接拿出大笔“政治捐款”换取一个大臣的头衔。不过这种人一般缺乏“政治家”的能力，不太受重用，只能得到一个无足轻重的大臣交椅，而且名声不好；另一条途径便是投靠一个派系，由派系领袖推荐入阁。因为大多数国会议员不具有通过个人捐款获取大臣职位的财力，所以议员当大臣的最佳途径是靠派阀的力量。

自民党的派阀，是官职分配的单位。但是毕竟官位有限，僧多粥少。派阀领袖为避免派内纷争，一般都事先排好顺序，这一顺序取决于以下四个因素：1. 当选议员的次数。例如，当选三次者可担任政府各省厅的政务次官（副部长）；当选五次者可担任国会的常任委员长（相当于大臣级）；当选六次者可当大臣，众参两院议长则要党内元老出任。党内“三巨头”（干事长、总务会长、政调长），其地位相当于政府大臣，下设的商工、建设、农林等“部会”的部长，多由与财界关系密切或官僚出身的人担任，其地位在政务次官之上，国会常任委员长之下。2. 议员对本派的贡献大小。凡对本派发展贡献大，对派阀领袖忠诚和向领袖提供财源多的优先。3. 经历。例如官僚出身的议员，当议员前曾任内阁各省厅的事务次官（负责业务的副部长）的，优先考虑。这一类人一般当选三次议员便有资格当大臣。4. 行政手腕。

在上述四要素中 最重要的是第一条“当选次数”其次是加入本派的年限及对本派领袖的贡献大小 所谓“贡献”包括资金和在派别斗争中的表现两个方面。有的议员已当选八九次，但由于他在各派之间“跳槽”；“政治节操”不佳 所以一直无缘入阁。相反，有的议员由于在大选时向本派领袖提供了数量可观的政治捐款，其派内地位也便随之上升，提前坐上大臣交椅。由此可见，自民党的派阀，与其说是由于思想和政策上的一致而结成的政策上的集团，不如说是为猎取总理、总裁、阁僚和党内高官等的人事派别色彩浓厚的“猎官集团”。^⑬

三 自民党派阀的利弊得失

在谈论自民党派阀的利弊得失时，首先要弄清是对谁而言。对自民党的“利”和“得”对日本整个政治和全体国民来说可能是“弊”和“失”。这里所指的利弊得失，一般是对自民党而言的。

自民党的长期统治，从某种意义上说派阀恰恰是有用的。因为自民党政权基本上是通过派阀的相互交替而建立起来的“拟似联合政权”。换句话说，自民党实际上是政策上稍有不同的小保守政党（派阀）构成的联合体。所以政权由一个派阀转到另一个派阀 可以起到“拟似政权交替”的作用 以此稳定政权。这就是所谓“钟摆”原理。通过这种钟摆式的政权交替，阻止在野党对自民党政权的批判，以缓解国民的不满，达到维持政权的目。

同时，通过派阀之间的相互对立和抗争，间接地反映舆论动向 派阀的“拟似政权交替”也容易完成自民党的政策转变。所以自民党能比较灵活地应付国民的意见和要求，甚至可以采纳在野党的政策。

另外，自民党的基层组织薄弱，派阀还可以起到弥补这一弱点的作用。自民党通过派阀这一相对稳定的组织机构，培养和输送

干部，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党内职务晋升制度，在制定和变更政策、统一党内意见、教育党员等方面发挥作用。

所以，在维护自民党政权长期化方面，派阀的积极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正因为如此，自民党长期以来“解散派阀”之声不绝于耳，而事实上不但解散不了，反而越来越组织化、制度化，成为自民党组织机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激烈的派阀之争也造成严重的内耗，不时招致国民的厌恶和反感，多次危及自民党的统治。为此，自民党内主张解散派阀的人曾为派阀列举了三条“罪状”：

议员组织派阀、筹集政治资金，在各级议员选举中千方百计使本派议员当选，从而扰乱了党的统一布署；

在选拔内阁成员和党的高级干部时，为输送本派议员向中央施加压力；

为了本派利益，迫使政府和党的机关更改或废除正式决定的政策和人事安排。^④

其实，派阀的弊端远不止不此。以争夺官位和政治资金为主要目的的派阀之争，导致政治的“金权化”和腐败，造成派阀之间的对立和相互攻击；而派阀之间为了私利而进行的政治交易，又会带来政治的“密室化”和政策的扭曲。同时，一个大的派阀一旦长期居于统治地位，形成一派独霸的“总主流化”，^⑤派阀原有的防止执政党专权的作用也会黯然失色。

总而言之，同一政党内各派轮流执政的“拟似政权交替”掩盖了自民党垄断政权的实质，阻碍了真正的政权交替。如果说议会制民主的真正价值在于政权交替，那么建立在派阀结构基础上的“拟似政权交替”实际上妨碍了这一真正价值的发挥。从国民的角度看，自民党一党独裁的长期化，正是派阀政治的最大问题，这也正是派阀的最大弊端。

注释：

- ① 佐藤诚三郎、松崎哲久：《自民党政权》中央公论社 1986 年版 第 240 页。
- 北冈伸一：《自民党》读卖新闻社 1995 年版 第 73 页。
- 罗伯特·斯卡拉皮诺、升味准之辅著：《现代日本的政党与政治》岩波书店 1962 年版 第 70 页。
- 前引《自民党》第 113 页。
- 森清于 1968 年去世后 森派演变为园田（直）派 而后园田派归入福田派，因此，河野派实际上由中曾根派所承袭。
- ⑥ 伊藤昌哉：《自民党战国史》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4 年版 第 114 页。
- ⑦ 田中浩：《战后日本政治史》讲谈社 1996 年版 第 215 页。
- ⑧ 石川真澄、广濑道真：《自民党——长期统治的结构》岩波书店 1989 年版 第 223 页。
- ⑨ 中选举区制：即一个选区选举 2—6 名国会议员。
- ⑩ 渡边恒雄：《派阀与多党化时代》雪华社 1967 年版 第 144 页。
- ⑪ 前引《自民党政权》第 61 页。
- ⑫ 《朝日周刊》：《田中角荣紧急采访》，1981 年 6 月 19 日。
- ⑬ 北西允、山田浩：《现代日本的政治》，法律文化社 1983 年版 第 175 页。
- ⑭ 升味准之辅：《现代政治》下卷 东京大学出版会 1987 年版 第 343 页。
- ⑮ 所谓总主流化，就是非主流派和反主流派的势力过小，位居支配地位的主流派占绝对优势，派系之间制约机制受到破坏。

日美同盟的由来与演变

张 健

近年来 日美两国正在加紧制定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 此举引起了亚洲国家的强烈关注。其中有关防卫合作的范围问题，由于涉及到了周边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更成为我国及有关国家对日关系的焦点。为了清醒地认识《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性质，本文拟简述日美军事同盟的形成与演变过程，并做适当评论。

一“ 冷战 ”与《日美安保条约》

“ 冷战 ”起源于欧洲 初期的重点也在欧洲。然而 真正发展为“ 热战（朝鲜战争）的 却是在亚洲 欧洲反倒是所谓“ 西线无战事 ”。本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美国对日本实行了单独占领 而且手中又有蒋介石这张王牌，美国在远东的地位是可以稳定的。但是 偏偏在“ 冷战 ”开始不久 中国革命就取得了胜利 并立即宣布实行对苏联的“ 一边倒 ”政策 使远东的国际局势变得扑朔迷离。到 40 年代末期，美国显然已经失去了对已龟缩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的信心。1949 年 12 月 30 日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 48/2 号文件“ 美国在亚洲的地位 ”中写道：“ 虽然福摩萨对美国具有战略重要性 但是福摩萨的重要性并不足以采取军事行动。” 美国应尽一切